

欧 阳

看着中央美术学院很热闹的样子,一打听才知道“百年央美”了,还有艺术大师徐悲鸿的盛大展览。

这应该是很难得的机会吧?想着这事,虽然近在咫尺也不会去看,但我还是没动脑子地给声称热爱艺术的朋友去了信儿:来看看吧,大家也聚一聚。

吃饭可以,眼福免啦。没想到朋友会是这种态度。原来他认为徐悲鸿的画不值得一看,这让我有点意外。

坦诚而言,我也觉得徐悲鸿的画不是我这些外行人能看出门道来的,尤其是国画,看起来就像是放大版的小人书插图,没想到以专家自诩的朋友也和我这种外行站在一个队伍里。不过专家的层次和格局要比吃瓜人士高很多,不像我这等人,喜欢不喜欢的,说不出啥道理来,而是能拿出很多理由来证明自己的独具慧眼。

比如说,什么“愚公移山、田横五百士”不过就是据文字配图,“就像你说的不用脑就可以把《史记》画个遍”,基本上没艺术家的样儿,“马”也是不能恭维,油画更是匠人循规,很是一般般……总之,不值得景仰。专家的道理我不好评论对错,然而,说徐悲鸿先生不值得敬佩,我是坚决不理解的。

首先,专家崇尚的“西方”最初也是照文字配图,只不过是《圣经》与《史记》之别而已。并且我也没说过画遍《史记》的话。

再者说了,中国人一贯以师古为才俊事,连夸赞人人都说“深得某家真传”,这不止于绘画,思想亦然,尤其是在画图领域,此风更盛:除了唐伯虎胡思乱想整了些“春官”画外,众位大师差不多都背负以古人为镜的传说,基本上不把自己和大自然当回事儿,就是山水画也罕有写生一说。

能画得惟妙惟肖,已经是极高之境,何必在意是不是有先师遗迹呢?再进一步,在没人能够超越孔丘先生的环境下,我们真不能用西方的眼镜来审视。

客观说,绘画之旅西方也可以说是源起于《圣经》故事,但走的是另一条路径:从乔托开始,个人主义便表露无遗,老想着与众不同,要创造出什么新玩意儿来。这么说吧,倘若您要是以咱们的逻辑夺来开朗琪罗,说他深得乔托真传,估计老米会被您的话气得背过去。

所以,不能用西方的所谓自我心灵发现来看待,苏格拉底说:“艺术家应该表现出心灵的活动”。很好,但那是希腊语,不是中文,咱能表现出意境的神韵也是很不错的。

退一步讲,就算徐悲鸿先生的画作用西方准则来看有点不行(此论未必有理),但他作为伟大的教育家却是不可否认的事实。尽管当初他和徐志摩的论战,在今天的视野来看,有点两个二把刀的意思,但以一人之力对抗旧习惯,引进素描和人体写生等所谓现代绘画基本技法显然是革命性的创举,是他的坚持,暴力撞击了一味模仿先师的旧观念。

不仅如此,力排众议把一天能画几十幅小虾、白菜之类的老木匠请进现代高等学府的也是徐悲鸿先生!

这完全不搭界的“两种行为”模式,不正是现代教育包容并蓄精神的最好体现吗?不夸张地说,这和蔡元培享誉的办学理念相比毫不逊色——是徐悲鸿以一个教育家的身份开启了中国现代美术之门。

吊诡的是,其人以“不甚佳”的画作蜚声天下,而伟大(名副其实)的教育家声誉却仅限于业界之域的寥落声响。是因为画家之作品价格顶天,故而更受俗世追捧的原因吗?很可能。

反观教育家本色,无不是些零零碎碎的琐事,除了逸闻/传说,人们几乎不可能将单个相关的细枝末节视为纪念碑来景仰,就像陶行知,有几个人能说出陶先生轰动八方的“大事件”呢?实际上对教育家来说,可能就没啥大事——每一件小事都是大事……

其实应该相信贡布里希推广的名言:没有什么艺术品,只有艺术家。教育也好,美术也罢,徐悲鸿无疑艺术家,其作品岂能是非艺术品呢?只是比起他笔下的商品,那些看不见摸不着的理念,那些课堂……我以为才是他更杰出的“艺术品”——

徐悲鸿先生的本色声誉也许被我们倒置了。

奔忙

刘 建

在江南的一所机械厂
我每天都要在庞大的机台前
生产各种各样的精密工件
常常见到已加工成一枚粗糙的零件
加固日渐散乱的生活
车间外的香樟树一年复一年不停地绿
好像永远也不知道疲倦
有时候铝刺会扎疼我的手指
让我在恍惚的梦中遽然惊醒:
爱人的脸庞从圆月上悄悄隐退

这些年,苏州、无锡、上海、南京
就像一列火车,除了短暂的停顿
我一直在途中
老家那么远,我就写一些满含泪水的诗
仿佛故乡离我的路程就可以像诗句一样短
奔波那么累,我就写一些轻盈的诗
仿佛这样就可以减轻生活的一部分重量
仿佛心里所有的苦,它都可以替我说出来

人在他乡
打工文学撷英(55)



高明荣

四月五日,清明。
现今还只是四月天,但是却有点暖得不像话了。春天中的那种若有若无的寒意被驱赶得干干净净。清明,我不知这是否应该称为一个节日。或者说,在这个节日中应该带有一种怎样的情感。或喜或悲,或不悲不喜,或一如既往。

记忆中似乎不曾有过关于清明的记忆。唯一可想起的,也只不过是杜牧的一首《清明》所描述的那般,是一个寒雨纷飞的季节。一个行人脸上挂着犹可看见的泪痕,打着一片薄薄的油纸伞,走在泥泞的黄色小路上渐渐远去的画面。便是我对这天,这个季节的全部印象。

但这印象却与现实是那么的格格不入。
天,微澜。是一个响晴的天。丝丝缕缕的白云在



赵春青 画

春天是快乐的

赵武明

春天,清晨。久违的阳光照射在慵懶的眼睛上,果然是一个艳阳天。于是,在温暖的阳光下,我决定出去走走。行走在黄河边,让暖煦的阳光包裹着。阳光下行走,会有温馨的感觉,就像阳光可以晒进你的心里一样,将那些心底发霉的东西统统蒸发。

风吹过的时候,黄河岸边,迎春花,丁香花次第展露,馨香袭人,小草已着了绿色的装,探出头来呢喃着:春来了,春来了。

是的,春来了!当午后的阳光透过窗棂洒在书桌上,把书桌割成两块,明亮的温暖和阴暗的寒冷。即使在九楼,我也能清晰地看到阳光所过处,那些飞舞的尘埃在阳光下舞蹈。阳光让一切真实,真实地透过一些危险的面孔,把一切肮脏的东西折射出来,让美丽的东西显露的一览无余,仿佛人的心正在交谈。这个世界,人们需要阳光,在阳光下行走是健康的沐浴,甚至可以涤荡灵魂,纯洁人生。

春天的阳光很暖,很灿烂,很舒服,暖洋洋地让人心疼。在阳光下,那些许久以前的东西忽然都会涌上来,来晒太阳,享受自然,所有的疲惫和不快都会随光而散,心情格外好。世界有了阳光,充满无限生机;人间有了阳光,拥有温暖光明。在阳光下行走就是和快乐在一起。阳光不但温暖了身体,也温暖了心灵。心灵的土地也需要阳光雨露的滋润,留一缕阳光在心头吧!春日阳光,带来一股暖意、一团和气,以其博爱让世间万物共同拥有了快乐,应该值得珍惜!享受着春日的阳光,我不由想到了一句话:为了看看阳光,我们来到了世上。

倦怠。慵懶。暧昧。渴望。播下希望的种子,收

唐宝民

关于“名士范儿”,它的定义应该有多种内容,但我个人认为,“名士范儿”最基本的内涵,就是要胸怀大度,与人相处过程中,不睚眦必报;面对他人的批评,能一笑而过。这就已经拥有了士的基本格局。

1917年,胡适发表了《文学改良刍议》一文。我们注意到,在这篇文章中,有这样一段话:“昨见陈伯严先生一诗云:‘涛园钞杜句,半岁秃千毫,所得都成泪,相过问秦刀。万灵喋不下,此老仰弥高,胸腹回滋味,徐看薄命骚。’此大足代表今日‘第一流诗人’摹仿古人之心理也。其病根所在,在于以‘半岁秃千毫’

天空肆意的舒展着。仿佛因为今天是个节日一般,比往日更加轻柔。在家里窝了一冬,熬过了漫长冬季老人也三三两两的散落在街道上,享受着这阳光带来的温暖。

没有清明的寒雨,没有泥泞的小路,没有挑着油纸伞的行人。或者说,没有了那个记忆中杜牧所描述的凄清的清明。

或许不是清明,或许只是春天。一个暖洋洋的春天。不是吗?街角的小学校园里的柳已经泛着绿了,略有近视的眼,让我无法知道这绿色已经存在了多长时间。只是一片朦朦胧胧的绿,没有轮廓与形状。一群孩子,在街角的矮墙上够着柳条,带着那绿色一晃一晃的。每年总有那么一群孩子在那里,在那学校的柳树上。以前的我也是那群孩子中的一员,或许更远的以前,我的父母也是那群孩子,今天是他们。下一次也许是我们的孩子。不变的孩子,不变的柳树。今天只是一个不变的清明。不是吗?

也许是。风从鼻尖掠过,空气中带来了黄纸燃烧后那特有的味道。一丝淡淡的香味。清明独有的味

道。从西方的麦田中随着风,缓缓地淹没了这街道。火夹杂在风中还未熄灭,翻飞在麦田的上空,翻飞在祭拜的人们头顶。如同人们的思念一般,迟迟不肯熄灭。但却最终落在了淡黄的坟头之上,映照在人们的脸上。

我看不到那些祭拜人的面孔。或者说,我读不懂。那时没有悲哀的面孔,一如往常。无悲,但却不是无喜的。就像街上的老人一般,总是把死字挂在嘴边。好像他们与这个字毫不相干。那一座座黄色的土包,似乎也与那些拜祭的人们毫不相干。我不懂这是经历了太多生死之后的漠然,还是看惯了生死的一种麻木,或许两者都是。太多的东西,已经使眼睛和心起了膈子。看起来朦朦胧胧,摸起来是一种带着温度的坚硬。看不透每个人这层膈子下面是一双怎样的心与眼。或许,他们也早已明白,不久,那迟迟不熄的黄纸也会飘落在他们的头顶。而也总会有很多站在远方的少年,像现在一样,一如往常地看着这一切。看着下一次火的燃起与飞舞,飘落与熄灭,就像他们当年一样不解与疑惑。

或许这不解与疑惑是永恒的。就像那飞舞在空中的火一样,熄灭燃烧,燃烧熄灭。抑或是像那校园墙边的柳,发芽凋零,凋零发芽,抑或是像那街道一般,老人孩子,孩子老人。这也许是印象中真正的清明。没有寒雨,没有泥泞的小路,没有挑着油纸伞的行人。寒雨,小路,油纸伞,行人,那仅是他人印象中的一个清明,杜牧印象中的一个清明。

火,柳,街道。此刻的清明,才是真正的清明,是一个被刻意遗忘的永恒。



文中图片为资料图片

与命运交融的食物

李 晓

在一生相伴的食物里,有着我们命运的一部分。
一九四六年冬夜,寒风刮了又刮,上海弄堂一家屋子内却是暖洋洋,一个二十六岁的女子正在炉子上烤饼子,她烤的那种饼子,叫草炉饼,是一种无油烧饼。我目光眺望的这个女子,就是张爱玲。
我在张爱玲喜欢的食物清单里,寻找着她生命里隐藏的秘密。我发现,在她偏爱的食物里,胡萝卜、苋菜、腌菜、臭豆腐、紫菜、蛋花汤、鸭舌小萝卜汤……这些食物大都少油,清淡,尊重本身的原味。这些烟火袅袅中带着土地蒸蒸日上之气,似乎与张爱玲的人生遭遇,有着某种血脉相依。舌品食物,胃知乡愁,晚年的张爱玲独自生活在洛杉矶,据说她还在念念不忘这些她当年吃过的食物。可惜,这些梦中想念的食物,再也不能跨过太平洋,抵达到那个干瘪老太太少了几颗牙的嘴里,咀嚼回味一下对故国的乡愁了。

人到中年后的我,常与张爱玲这样一些老灵魂相遇,而与她们最亲切的相逢,还是因为食物的勾连。比如在民国的星空中,大师们的炯炯目光依旧在朝我闪烁,吸引我的,首先当然是他们精神闪耀的光芒。不过,让我与这些大师们产生亲近之心的,还是他们当中一些人,也是典型的吃货,并且留下了许多美食文章。

那些大师们抖动着长衫,兴冲冲地奔走在北平、上海、南京的馆子里,朋友的宴会中,某场庆祝的酒会上。洒脱狂放的语言,一说到吃顿时眉飞色舞,不过他谈吃的一句话更让我动心:“出于爱好,我们吃蟹,出于必要,我们也吃树皮草根。”油爆虾仁、酱爆鸡丁是胡适先生的最爱食物,张大千吃不厌倦的是鲜蘑菇炖羊杂,在雅舍里谈吃的梁实秋,喜欢吃虾仁锅巴汤、饺子。鲁迅喜欢吃老家绍兴的盐竹笋、蒸鱼、茴香豆,沈从文回到湘西,湖波荡漾的小船上,从故乡带回的是一船腊头腊肉。食物,从来都是与故土保持相连的“信物”,它流淌在血液里,成为代代相传的生命基因。

天地风霜云海苍苍,这些来自大地的食物,或许也在某种程度上成就了大师们的精神骨骼、传统节日/天地良心。因为我相信,一方水土养一方人,一方食物一方所爱,在一个人喜欢吃的食物当中,这些食物补充的营养,带来生命体征的变化,也应有精神上的哺育吧。

我甚至想象,一个人长期吃的一些食物,会带来面相上的改变。那年我在三峡游走,群山如潮,乡民们背着一种中间细两头粗的背篋上山劳作,他们躬着腰攀爬山岩敏捷如猴。在一个峭壁林立的村子里,我发现那些朴素的乡民也有了相同面相:双眉有“川”字纹、嘴宽牙白、颧骨凸出、腮帮子阔、鼻孔粗大……后来我发现,在这个悬崖峭壁的村子里,田少地多,水稻稀少,主产红薯、土豆、玉米,乡民称为“三大坨”,这些乡民年年岁岁吃着“三大坨”食物度日,食物的营养加上大地之气的灌溉,让这些乡民们的面相也渐渐变得相似。

去年,我交往了二十多年的老友秦大个子,一夜之间就脑梗塞了。他平时最爱就着卤猪头肉下酒,那种食物胶原蛋白重,留着一撮小胡子的秦大个子看起来总是满面红光,有时似乎是激素分泌过旺还生出了几粒痘痕来。没料,秦大个子的血脂太浓,好比一条污泥搅拌的河,流淌不再畅通,脑梗塞发生了。前不久我看到做康复训练的他一个人扶在一棵树下喘息,眼泪一下就冲出了眼眶。老秦,树也是有血管的,那里面全是清凌凌的水,一个人的血管要是像树那样清澈该有多好。

一个人的一辈子,也是对食物忠诚相伴的一辈子。在食物里,隐藏着芸芸众生,也构成了命运欢喜哀愁的一部分。



那一代学人的“名士范儿”

之工夫作古人的钞胥奴婢,故有‘此老仰弥高’之叹。若能洒脱此种奴性,不作古人的诗,而惟作我自己的诗,则决不致如此败矣。”这段话是针对陈寅恪的父亲诗人陈三立说的,是非常不客气地对陈三立的诗进行批评。可以说,是把陈三立的诗当作文学改良的反面教材来批判的。

按照人之常情去判断,陈寅恪读到这段话以后,心中一定很不舒服,应该会记恨胡适,并与他老死不相往来。然而,通过现存资料,我们可以了解到,针对胡适对自己父亲的批评,陈寅恪没有表示出任何不满情绪(起码在公开场合是这样的),在以后的岁月中,与胡适的交往还十分密切,对胡适的为人及在学术上的成就,评价也极为客观、公正,这

就是大肚能容的君子之风。

陈寅恪是这样对待胡适的,胡适也是这样对待别人的。面对别人的批评,胡适同样具有君子之风。朱希祖是学问大家,曾与胡适同在北大共事,据学者刘宜庆先生在《百年风雅》一书中记述:“胡适初进北大,还是未学新进,对朱希祖很尊重,朱希祖的藏书中有许多是海内孤本,秘本,胡适就经常到朱家来看看藏书,谈谈版本,请教学问。”可见,两人之间有着很深的交往,胡适对朱希祖是尊重有加的。但朱希祖却有些瞧不起胡适这位新人,胡适的《中国哲学史大纲》上册出版以后,朱希祖对胡适的轻视态度就很明显了,刘宜庆先生写道:“胡适的《中国哲学史大纲》上册一出版,引来叫好一片,胡适在序言中特别感谢

了朱希祖,说:‘对于近人,我最感谢章太炎先生。北京大学的同事里面,钱玄同和朱逸先(即朱希祖)两位先生,对于此书都曾给我许多帮助。’朱希祖似乎并不领情,说此书写得肤浅,还肯定地说,胡适既不懂佛学,也不懂宋明理学,他这个中国哲学史大纲是不该写下去的。”朱希祖这样不客气地批评胡适,胡适对他是否会心存怨恨呢?一点没有,继续看刘宜庆先生的文字:“这个插曲,并不影响两人的交情。从朱希祖先生年谱长编中可以看到,朱希祖和胡适的学术往来比较密切,胡适向朱希祖借书,朱希祖对胡适发表的论曹寅的文章予以补充,两人常写信交流。胡适对待自己的批评,颇有风度,一笑置之。”

作为学术中人,就应该胸怀大度,海纳百川,面对他人的批评,只要对方是出于善意,无论其观点正确与否,都应该虚心对待,有则改之、无则加勉。最重要的一点是要就事论事,对事不对人,不因学术上的分歧影响相互之间的友谊和交往,这就具有“名士范儿”的气韵了。陈寅恪和胡适两位先生,在这方面无疑为我们树立了极好的榜样。